

宋文鑑

和6
339
17



宋文鑑卷第一百

論

明皇論

楊嗣復論

察言論

憫俗論

義

公食大夫義

士相見義

致仕義

明皇論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偃然以天下為莫已若以天下為莫已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

所錢
有拘

崔 崔
唐 唐
庚 庚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崔 鷗

新
292
17



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
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
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羣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
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爲聖者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
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
古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爲誠爾耶直以爲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
也以爲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
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
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
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
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
譽尙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
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楊嗣復論

崔鷗

氣類所合物莫能閒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疆
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
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
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
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
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
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
進則常在下而爲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
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
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
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
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
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
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

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爲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翔佯而得計豈足怪哉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卻掃無所用其奇則瞑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

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温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閎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疆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閒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

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厯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

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太羹然後宰夫設鉶啟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梁以涪醬比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取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

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
斯贊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
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
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
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
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
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
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
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
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
適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適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
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
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
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

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
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卻之天
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
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
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
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
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困於人之朝不
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
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
下有禮故古者大臣法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
古之爲臣者不四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

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殼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

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閒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宋文鑑卷第一百一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

集

內帑

敘燕

息戍

兵制

根本

明禁

責臣

言治

明禮

去冗

內帑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產雜出悉為邦賦故

田

尹

尹

尹

石

石

石

劉

蔡

蔡

田

況

洙

洙

洙

介

介

介

敞

襄

襄

況

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其皆有藝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內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內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銳意於理躬履儉德述宣醜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逮乎末年乃恃泰寧內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說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寇盜厥後韋皋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爲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肅窮買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領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爲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 國家開疆窮朔南建號侔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稽求繁廣研及圭撮歲求倍蓰加以鳴社慶辰升煙大祀冊禮昭縟容典交修

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哀於公賦輸之內帑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羨餘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假貸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爲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澤省絲費民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不因其資而騁嗜奔慾翫兵黷武用旣殫費執不可已於是桑羊孔僅之徒專務功而權酤算緡坐市販物鹽鐵鈇株送補郎之法流弊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帝之德洽著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集也靈帝之世多蓄私藏中上方歛諸郡之歛諸郡之寶中禦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目爲導行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尙爾矧陳隋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不爲私也章矣今縱未能盡出所積以付道司亦當眎豐凶之年卹疲羸之俗去出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俟乎下民寬饒大計盈給然後內於

別藏斂其餘訾亦不為過也抑又聖人大寶曰位見於易繫天子
不私求財存乎書法益寶乎位則他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不為
私以是而言所本尤大若天心獨捨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於萬
嗣矣

敘燕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
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
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
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
復三關尙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
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
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眾駐趙魏訖
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眾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
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

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閒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
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眾則士怠二也前世
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眾儻北彼遂驅無
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
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
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
弃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眾以趙魏
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
師挫衄它眾尙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
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
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眾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
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
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
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戍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卽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卒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泉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飢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

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獨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族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與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眾無隙可窺不戰而懼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兵制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

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眾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

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眾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根本

石介

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

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疆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

稷次之君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臣觀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 眞宗皇帝 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易數也兼并盛也游惰眾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減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久使任抑兼并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著于篇

明禁

石介

國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并則不禁權要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更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惰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

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敘閱矜材能薦智略恨爵位

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睿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茲不肅是臣得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寘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言治

劉敞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時忘言而徇於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寔論為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

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大宋之興刻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吏以鞭扑赦贖為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疆桀之虜內無羣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於今有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疏矣 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略循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脩睦附疏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疏者乎從此觀之為治者因於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書禮樂論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迹者也忘言而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明禮

蔡襄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

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 宋興五十餘年 太祖 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 眞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 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尙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去冗

蔡襄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月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

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使爲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 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 太祖太宗朝仕宦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則授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沈不遷者有之 眞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眾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令爲大弊也 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軍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 眞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 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法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 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page.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

策

原賞

禮法

資格

嚴宗廟

擇使

敦儉

策略

決壅蔽

原賞

蔡襄

鄭獬

孫洙

孫洙

孫洙

錢彥遠

蘇軾

蘇軾

蔡襄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

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爲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爲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卽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爲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爲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禮法

鄭獬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蘿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參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而今之

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爲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呶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倍此則變吾之宮室之禮而爲夷矣古者爲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袤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衣冠之禮而爲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當展羣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禘之祭皆爲之酒醴牢牲邊豆

鼎篚享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為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為不孝狃習成俗沈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為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為之淪陷幾何其為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擇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為之怪朝廷未嘗為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困害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拳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為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為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救聰博辯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斤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

廷今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為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資格

孫洙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者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王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抗弊

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闕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攷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闕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鬪也有司蠶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黜虎吏劓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獄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

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分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耆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逕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嚴宗廟

孫洙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 國家比年
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竊恐 陛下
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
時之祭禘祠烝嘗禘禘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
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
者宗廟之祭君親牽牲執鸞刀以割冕而總干以樂皇尸其躬自
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皆滅棄漢
興草創禮之存者才十二三事而宗廟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
車駕閒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
爲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
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闕帝王之親享廟者一
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行者相循
而失也 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而天子未嘗親事也唯三歲親郊一行告

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
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大
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不合禮意矣夫王
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祇而奉承
之瞻視梁棟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
禘禘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而神御酌獻三歲
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嚴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
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
君曾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 陛下皆親禱
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 祖宗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司侍
祠三歲郊見而才一至也豈 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
則犧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容禮服器或不能竭其恭此神靈所
以未降福也 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圖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
於 祖宗之廟也與其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

大孝於天下也臣竊思 陛下至孝蒸蒸非不能也直以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籍者蓋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 陛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甚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 國家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廢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為異則內外厚奠賚賜百官過幸增秩蓋 國家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百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鹵簿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今且如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別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享廟前期齋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太廟親享七室以盡 陛下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 祖宗唯享 陛下之誠百姓唯樂 陛下之孝不在乎禮文之繁具也 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隆禮使

大孝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答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者由 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 陛下少留聖意而幸擇

擇使

孫洙

今北虜疆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 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讐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潔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接以重罪遣削黜矣雖復閒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暗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跟笑呼妄諾重為黜虜之所姍

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髻首之胡館勞
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枉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
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臣竊羞之
昔漢鄭眾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
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
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
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
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
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
起唯戎人之所矚視而踞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
家定社稷者專之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
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
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
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彊胡之氣譬說禍福以厭怖貪狼之

心其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闕略使得
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敦儉

錢彥遠

臣聞享四海之奉者文采藩飾備味極盛勢適當然豈過自刻損
稱爲儉德蓋去泰甚屏奢侈之爲儉爾一人儉則百官儉百官儉
則庶民恥費敦朴浮囂輕僞無所售利農夫工女完固充給我
太祖太宗知稼穡艱難奉養清約裁冗貶侈今郊廟大禮陳國
初器械車服堅樸素質至甚餘可追驗矣先帝雖據太平全盛
之實然儉節聖躬嘗見內直黃門給錦衾命紫綢代幸西京時嬪
御食品准從駕羣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乘輿始葺月遠
邇杜絕化之誠耆老于今稱道陛下嗣位音樂宮室車馬亡
所加近歲差踰前臣疏遠不悉時事但聞調諸官署財物爲玩好
頗眾北門內作工雕鏤鎔冶刻削幾千人復以太官調絮麓略就
近署私立饗爨後苑置酒府醞釀其燕昵之須宮中發取市物百

賈震動掖廷親戚亟齒班列佩印綬給侍禁省是數者皆無益廢
明臣料此誠左右佞諂恐天聰納諫切厲兢兢畏天下過已始相
與迎惡先意隱屏爲此快一時欲圖少頃兌說賜予放宥流溢源
發有漸殊不知暴於外則愈損美德謹按禮王者皮弁以食重身
防微故有和食醫嘗食監失飪癯職則刑而別庖所薦異內羞正
饌旋取區肆閒或非時珍怪不問從出不思時禁止小使三數人
庀其事 陛下妄自輕御焉奈宗廟社稷何臣之深憂也且京師
四方回首易聽取爲表式今縱未大失風俗已溢經曰上好是下
必有甚者臣視貴臣家悉相耀以技巧聲色狗馬或竊畜尙方器
物起屋室跨通衢大路富商豪族歆慕結納貨賂上流緣而民益
貧游手益眾猥細乘作淫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令智
昏盛令心驕皆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元僚邇臣安危所託使昏
且驕後何望邪昔秦王責范雎以楚鐵劍利優倡拙吾恐其圖秦
夫倡優巧拙小節也古人用規勝負況奢儉乎使天下聞之可也

四夷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宰相若呂端李沆舊第存
焉窮辟庖陋今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蓋當時法令肅而習尙正
也故衣弋綈焚雉頭裘是迺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願治亂所
繫迺深美絕稱聳示後世 陛下宜醇法列聖成績歷攷三代所
以得失凡違典章舊制者亟罷揭還有司抑減內寵之勢其父子
兄弟纔賜衣食不命以要官劇職諸郡國織靡輕綃之服止其歲
輸雕纂奇器斥破撤藏有金銀飾者出付度支助軍費皇皇然穆
穆然用天子禮以自澹樂而有節儉不偏下使知聖人之心垂精
勤勞興亡之際羣下率化廉恥張立萬有恃榮阿近遂惡未悛者
嚴刑刑之假一勸百所舉雖尊俎俯仰而所濟遠矣

策略

蘇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
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閒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
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

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

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佞佞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眾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

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嚙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

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郵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

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眾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

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至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

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晏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

策

勸親睦

蘇軾

師友

王安國

舉士

王安國

臣事

蘇轍

民政

蘇轍

勢原

李清臣

明責

李清臣

勸親睦

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

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義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亡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者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尙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

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

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師友

王安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畜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甚眾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尙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

諸侯則尤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惻怛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誦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驚上哉蓋以爲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効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誦乎戰國之俗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絕師友之道遂湮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効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舉士

王安國

朝廷開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謁既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廷公相百執事之選舉出於此而臣愚竊敢議其不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疇昔而一日使之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矣惰游苟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一吏誰何於前而擎蹠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殽而不欲寬以繩墨率以謂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仕之後其能撓以廉恥而不僥倖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爲天下之用而徒以弊學者精銳之志限以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謬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好自私也爲有司者未聞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

彼既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勸沮而無以抑其求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敝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姿而所閱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牽而摘抉名數難其中選未嘗試其一言之効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記問文辭而已比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此而其弊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諭也議者方且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必易哉孰知夫此蓋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常患乎不學也昔鄭以尹何爲邑而子產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況任有大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爲學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閱書也雖策問稍異於此然亦取辭而

己且設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患夫有道德者往往恥於求舉而僂俛以爲貧者又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爲有司之罪而今之操升黜者反咨嗟歎息以爲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爲天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之於命然則法之弊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羣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何患乎不可革哉臣以爲宜使爲進士者人占二經策以古今之治亂而使傳經以對反復於一二日而用此易其詩賦賢良茂材宜罷勿試近臣得薦士之材行尤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豫朝廷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卓犖者待以臺閣之選而其下則使內外之官辟爲其屬如不稱所聞則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幾則去其貼經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注也此庶究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廉恥而使其不自列也則宜救內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任

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固未足以爲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惓惓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爲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此有不復者乎在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事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

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分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子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

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可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

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

蘇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

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思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

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眾而農衰則天子之所

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眾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勢原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邱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

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眾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
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眾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
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
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
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
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
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
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
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
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
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
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
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
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

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
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
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
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
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民籍而
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
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
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古莫敢蹙
路馬之芻觸囿兔之毛也簸頓關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
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
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宅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
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
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
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

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
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
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
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
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畜積之固
勢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
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
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
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
兵之奮寡而走眾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
之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
不至臣故作勢原

明責

李清臣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

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
時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
爲能一剗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
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
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
敝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爲賢智之士
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
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
用賢而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爲偷懦循縮而亡能爲矣則
以謂無人焉此可爲悼歎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
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効心至而迹未
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
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
以一言一事而爲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壇畦壟之外志不獲就業

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途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凌兢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眾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強沮服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厨宴饋之閒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弗強為將

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祿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躡蹠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沈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

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祖宗配侑議

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為兄後議

濮安懿王典禮議

廟議

南北郊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尚書省牒奉前月二十八日勅節文御史臺太常禮院定左右僕

射東宮三師為表首未有所從令臣等參議以聞者臣等今詳東

宮三師為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勅合為

寶儀

宋祁

宋祁

黃亢

劉敞

司馬光

韓維

陳襄

寶儀

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案周官先敘六官又準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尚書省官為首則僕射合為表首一也又案唐會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即尚書令僕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此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為表首二也又據故事僕射位次三公則僕射合為表首三也又準故事僕射是百寮師長即無東宮一品為師長之文是知上臺表章僕射當為表首四也又準晉天福二年敕節文今後凡有謝賀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三公闕令僕射行之則上臺表章僕射當為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見今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兩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即輕先重後之禮較然可知則僕射合為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遵承凡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事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東宮一品在前不

可却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官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求宰相之次為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為尊二品為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內緊慢是分或有自四品入三品為黜官丞郎入卿監是也從四品入五品為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八品在雜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丞五博士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準居此官者肯以品為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等雖繫君臣之際可論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官也若或品位懸邈亦可尊卑各申奈將臺職緊慢不同實恐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獎上臺議者又曰新定合班最可為準臣等答曰近敕合班之位僕射與東宮三師不會改移上件所引故實敕文當時與今無異此乃仍舊不是新條又議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等答曰此官崇重儀亞三公上事舊規典冊具在公參之禮立朝之儀見今可知何曾損減又議者曰假如

百寮同署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爲表章獨以一人結銜爲首具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統文武眾官見有正衙重官太子宮臣難以爲首若援引依次連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云表首之人近亦曾有少臣等答曰今爲在朝見有僕射表首難定宮臣歷朝典據分明都求不取近或重輕顛倒卻引爲憑脫或不論官曹不取緊慢不以近尊爲重但只據品而言則上來班位及於資品以至僕射出入今後並合改更若變舊章於時何益臣等欲請依唐貞元晉天福救及諸故實并今御史臺眾議以僕射爲表首一則正上臺之綱紀一則遵歷代之楷模免至鑿空驟從臆說俾其名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宋 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祔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

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摠懿鑠闡孫謀將以昭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 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興右因蜀壘湘楚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丕闡洪業 太宗皇帝敦受具璽席運下武龔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 眞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亂虞巡祕牒岱宗育穀冀壤翁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 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

奉承不輟 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祖
皇祖勤勞制作 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
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哀對先
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 太宗親郊奉 宣祖 太祖配焉真
宗肇祀奉 太祖 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
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 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
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
對越之盛次申適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
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
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
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
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 太祖 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
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 太祖孟
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 太宗孟春感帝配以 宣祖季

秋大饗配以 真宗伏請皆如禮便 陛下重宗祧之事鑒照前
載抑畏虔鞏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罄惟聖心財
鑒謹具議狀奏聞

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宋 祁

臣竊惟禮者敘上下制親疏別嫌明微以為之節也故三年之喪
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由則親有所
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鐘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稹瑩
瑩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稹一
身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稹乃解官行
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敕齊衰杖朞降服之條
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
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
穴永非於郭偶而稹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懷有慈之愛

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爲已嫁之母亢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
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
求制旨疑禩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謹有所斷
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彝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令詳
議其郭稹爲父後爲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
定制俾守洪規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亢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冊可得而知其
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正牧焉在兩漢則
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
觀察皆所以綱舉百職柄持眾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
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
外官小大自足及類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
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總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

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
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責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
不過郎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
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
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
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廉察則廉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
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爲是邪
爲非邪

爲兄後議

劉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
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
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
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爲嗣兄亦尊也
不以諸弟爲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

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卽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

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爲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立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爲昭獨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爲元帝之子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眾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

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己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己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

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眾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 聖朝法況前代人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眾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為 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 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以負

展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廟議

韓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爲限是眾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眾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爲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苟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爲本統之祖則是下

同大夫士之禮非苟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大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爲無所興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哉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邱明穀梁亦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

卓然為 宋太祖無少議者 僖祖雖於 太祖高祖也然仰述
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
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義未有以
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
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 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
處 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
之祭 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
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
不敢同也

南北郊議

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六
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
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氣未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
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

一之變圓鍾為宮一變黃鍾為角太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
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
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
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禮祀實柴槱燎
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豕醢辜祭其在地者而以
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
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
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蒸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
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
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其饋禮之失自此
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閒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
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
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 本朝未
遑釐正恭惟 陛下恢 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

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未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古者致齊路遠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復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

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

宋文鑑卷第一百六

議

救災議

賞罰議

議禦戎

議水

渾儀議

邊議四首

世守邊郡議

選小臣宿衛議

民議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議官

官制

會鞏

趙瞻

仲訥

王回

沈括

張載

呂大鈞

呂大鈞

呂大鈞

顏復

李清臣

畢仲游

救災議

會 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眾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台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

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且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

亡者亦已眾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眾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眾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審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彊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

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尙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

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隄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驚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尙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尙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

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尙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佗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數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微文梧賢罰以定令幸姦則是國代賢者辭而法爲姦人地也有吏於此齋伐閱詣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遷其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某秩斯人大

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或迹狀白著有非常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駁突兀亦不為舉夫以賢者難進易退廉恥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爾伊尹太公常齒匹夫傳說箕子常編紮囚冀缺甯戚常伍耕農管仲五刑常沒虜獲尙屑與時爭盆鼓之逋賦列時刻之積効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曰以甲令當某罰以乙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為奏以請上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寸尺爾夫以姦人狡獪窺幸之備詎非為之地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兜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大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赦孟軻以楊朱墨翟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苟卿以宋研公孫龍眾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鮒以掠美尸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佞幸以忠孝而得罪郭解豪俠以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黠傷蝕風教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寬仁之治也非保賊亂

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與罰如是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轍異也或謂若之所贊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況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律後主令附麗驗治劾讞鍛成猶曰未也況以難明之狀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淫人刑僭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辭行技能號為搜索而寘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為董度而糜爵位矣斯豈它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爾眞賢實廉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任人大姦赫然誅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其窺測者豈有補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末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天下非平不也得一驩兜共工而罰之

天下非平不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窮奇而諮饕餮惡乎可

議禦戎

仲訥

或曰西北三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羈縻宜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信哉愚曰斯之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置尚有策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爲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湯之爲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爲之清日爲之明至於鳥獸魚鼈咸若夷狄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爲之蝕地爲之震織草檁木橫出妖孽況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陽也又以盟約

之信邀之崇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戎狄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爲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悔何

議水

王回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

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
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
漑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
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
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脩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
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
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
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
於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
國者起矣 國家比歲之閒水之爲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
其苦亦暴而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

求於秦漢之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
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爲虛位則天下宜有
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閒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
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
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
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劇之會其法一
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
百六十有五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
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
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
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
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

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歷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歷作為歷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歷僧一行改步大衍歷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穢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楕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

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為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赤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斂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

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閒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旣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閒所差者已如是又

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爲法不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卽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卻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三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

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厯法步之其四衡
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
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
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
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正當
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
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
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暉以璣衡窺考天
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
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
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
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
三度有餘則祖暉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
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以

辰刻十千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
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
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環直中
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
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
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
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
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黃道及去極度所得
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
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
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
如此今黃道赤道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厯
每日去極度算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
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也

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撲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爲法自當默與天合

邊議四首

清野

張載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

固守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枝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

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閒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其多少之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神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眾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迨非眾人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不一亦不得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為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為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

子敦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以專
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
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
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而已
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
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
謂分割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
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
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其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
感服者爲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
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
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
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
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

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
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爲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
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頤指以其綴衣虎賁
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
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
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
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
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岐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
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
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臣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
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
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旣已接聞廟

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閒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乘政事之閒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旣以待之不以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二三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

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爲自非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民議

呂大鈞

爲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爲主戶主戶苟眾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旣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戶益耗客戶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爲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合眾戶其及二頃以上方充

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主戶不足以容戶足之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尊齒君之位爲正尊卑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子不得禰先君謂別子之子始以別子爲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雖無定則原此而論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皦皦區異遠近以傷親親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亦緣其政苛刻寡恩而然 國朝祖宗敦睦九族自有博大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衰一時之令不足稽攷

議官

李清臣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眾也入仕之門雜而眾故仕者日蕃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

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盼盼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滫瀡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閒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算盈縮秤較毫釐匿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王官退則爲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爲民師退則妄覲苟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污辱而廉恥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爲之文迂爲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薦員使其不得應條缺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競隘而夸馳其輕僞佻淺之流更相眄伺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偷風熾險濤作恬讓靖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郤於羈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爲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

切絕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爲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眾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櫛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阮螟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爲過矣故願 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污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畢仲游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

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 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 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銓審庫部金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隸尙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 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 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尙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尙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

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
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
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
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尙書省不總天下之政
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尙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
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黃錄符牒關
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
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
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
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
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
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
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
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

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
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
之人皆不失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
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六

宋文鑑卷第一百六

十七